

雪的脚步很轻,轻到下了一夜丝毫没有觉察,大雪纷飞的耀瓷小镇陈炉没了往日的开阔,山川沟壑形成的皱褶消失不见,群山环绕勾勒出的轮廓变得隐隐约约,山与天几乎融为一体,分不清哪里是山哪里是天。

大雪盈尺,太阳隐身于云层,飞鸟没了踪迹,就连风也藏了起来,目之所及白雪皑皑,唯有烧得正旺的瓷窑不肯披上白裙,倔强地呈现着大地的颜色。飞雪中的瓷窑好似金刚不坏之身,拱形窑背热浪蒸腾,正用一腔炽热挡住风雪侵袭。鹅毛大雪看似铺天盖地,却像纸老虎一样不堪一击,还没落到窑背已化成一丝白气,不过半秒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瓷窑上高耸的烟囱,像孙悟空的定海神针,一头插入云霄,一头埋入大地,中间被云雾和雨雪缭绕,过往行人每靠近一步,敬仰就增加几分。大雪带来的气息温柔地包裹着整个小镇,像童话中的世界,朦胧静谧,神秘梦幻,看上去似乎无关人间,然而烟囱口不断冒出的青烟,又分明在告诉人们,这是最真实的烟火人间。

陈炉镇的炉火传承了1400余年,风吞没不了,雪湮没不了,无数瓷匠用手掌托起它,即使在大雪纷飞的日子,一样充满活力。压泥机隆隆作响,粗壮的陶泥像巨型裸条一样涌出机器,两旁的工人丝毫不敢懈怠,稳稳地接过来装进板车,再运送到各个车间。瓷窑烧得正旺,在白雪的衬托下愈发显得红红火火。窑工观察火候,向窑口送入满满一锹煤块,通红的火舌舐着铁锨蹿了出来,好像要融化对面一

天气寒凉,煮一锅青菜饭粥可抵冬日。

一碗热气腾腾的青菜饭粥,暖心又养胃。青菜,切成丁,在锅中翻炒,舀入水,盖上木锅盖,待水翻滚,将事先准备好的一碗米饭,放入锅中,不大一会儿,一锅青菜饭粥即已做成。儿时深冬,天色向晚,外婆做好青菜饭粥,锅中温热。我盛一碗,放水辣椒、青蒜末,呼啦呼啦地吃起来。吃青菜饭粥,最好是在暮色四合、微雨清寒的傍晚。一碗碧碧的青菜饭粥,有禾秆柴草的烟火气。青菜爽口,米粒温软,青青绿绿,好吃好看。那些菜米浓情,暖意融融,喝下直抵肠胃,往五脏六腑去了。

寒风萧瑟,踏访老巷,暖足可避风。

巷子是老的,长长短短,短短长长,拐弯抹角。有的人,在老巷里,从这头,走到那头,用了一辈子的时间。人老,巷子也老,人、巷俱老。有唐宋的老,明清的老,石板的老,青砖的老,木头的老……

深邃、宁静、幽远的老巷,光阴在墙皮上褪了色,时间走得好快呀,人在巷中,走着、走着,就老了。风从这头,吹到那头,在巷中游荡,构树叶、凌霄花、茑萝、丝瓜藤……随秋风吹散水分,巷中的树木与植物,不知不觉也老了。巷子里有古意,那些青砖小瓦的民居,朴素而内敛,代表着一个地方的脾性,透露出先民安身立命的符

雪落瓷镇

侯美玲



雁南飞 李昊天 摄

切。一位年轻学徒健步如飞,肩上挑着一担兰花碗,雪花如席、寒气逼人,他上身只穿了一件红毛衣,头上却冒着蒸蒸热气。

窑场人来人往,一摞一摞瓷器用草绳捆好,分门别类放在场院,雪落无声,瓷器也寂然无声。这些粗瓷没有五彩缤纷的釉色,没有精美绝伦的器形,也不是出自名家之手,毕生难登大雅之堂,或许知道自己终将用于普通人家的烟火日常,所以它们生来

质朴无华,在大雪中愈发透着岁月的厚重。

云雾横陈、山色空蒙,一缕缕、一串串青烟在小镇上空摇曳,世界寂静无声,只有雪花不知疲倦地飘洒。瓷器知道自己曾经是泥土,只因为比别的泥土多了一些特殊物质才会被人发现,在炉火的淬炼下,最终成为细腻光洁的器物,所以它们从不炫耀。雪越下越大,一层一层覆盖在碗、盘、壶、盆表面,几乎看不清原来的面目,

冬天想做的几件事

王太生

号密码。

露天观候鸟,感受岁月绵长。

风凉的傍晚,天已全黑,城市灯火闪烁。站在路口,无意中抬头望天,看到天空中一行大鸟,呈“人”字形队列,往正南方向飞。这是我头一次在城市夜晚看到有候鸟在迁徙。夜空没有月色,有墨色散花状的乱云点缀苍穹,光线半明半暗,这群往南飞的候鸟,它们能看清前方的路吗?

从排列的队形看,再次确认是雁;看它们的体态、形状,那么细小,却拼足劲扇着翅膀。这些小家伙们,他们到底有什么着急事,忙着往南赶,即便天完全暗下来,也不肯停下来歇歇脚。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吗?还是他们想穿过这一片灯火璀璨的城市上空,在郊外找一处避风塘?这些高天上移动的小黑点,它们不是句号,而是一个个正在进行的逗号,或者飘逸伸展的省略号。

于简静寒冬,岁月深处,听雪敲竹。

长江边上的冬天没有北方寒冷,下雪时园子里的竹,依然生

机勃勃。一次寒潮,带来了降雪,雪打在竹上,由于下得猛,竹子又粗又大,扑打在竹子上,就变成敲,雪敲竹,显得空夜有回音。得如此稀音,肯定不是拿一把锤子,往一块木板上敲钉子那样“乒乒、乓乓”,弄出很大动静,如此则没有诗意。

纤细的竹子,是敲不出大声响的。譬如,像私家花园里的竹子,竹身太细,雪絮先是在竹身上擦个边边,就缘竹而过了,缺少雪粒、雪絮,与竹相向而敲的面。在家乡老城,在下雪的冬天到古园里看雪中竹,亦看雪敲竹。园子离我居住的地方不远,一片不大的竹园,雪敲竹时,竹随风势摇晃,雪粒或雪絮,敲在青翠的竹子上,有一种细微的窸窣声响。

风起时,黄叶乱舞,约几个朋友围炉雅集。

风雅的“雅”,聚集的“集”,风雅地聚集,大家和和和气,说说笑笑地坐到一起。品茶、喝酒、聊天。都聊些什么?不聊酱盐醋,却聊诗酒花,聊美食、聊文学、聊诗书画、聊垂钓、聊对弈……几个布

世间万物逐渐趋于一色。

陶缸器形大,成品不易,开窑充满不确定性,腊月初九是个好日子,满满一窑大缸选在这天开窑终究错过了。往日粗放的窑工此刻凝神屏气,生怕有半点闪失,一口口大缸小心翼翼抬出来,釉面像黑金子一样光可鉴人,放在雪地上,个个威武雄壮,犹如即将出征的兵马俑。

验缸环节最为慎重,窑工手握匣钵,铛铛铛在缸体敲击三下,清脆的声音穿透飘飞的雪花,一直传到几十米外的老窑工耳中。老窑工退休多年,每天站在院外观看窑厂一切。他侧耳听了很久,最后抖抖肩上的雪花,捻着胡子说:“没错,五十六口好缸。”

老窑工的话一传十,十传百,很快传到街坊四邻耳朵,大家不顾冰雪封路,急匆匆跑去买缸,春天注水、夏天存粮,秋天做醋,冬天腌菜,样样少不了大缸。到了窑厂,直奔最黑最亮那口大缸,拂去缸沿上的落雪,用手掌齐齐抚摸一遍,再用瓷片敲一敲,然后竖起耳朵听那脆亮的声音,最后才露出满意的笑容。挑好的大缸做上记号放在窑厂,待冰消雪释后再拉也不迟。做完这一切,买缸人心满意足,三三两两站在一起闲聊,雪飘如絮,大家仿佛看到丰收在望,醋香飘散。

陶炉陈列,炉火千年不灭,吾乡人昼夜劳作,使得小镇成为中国瓷器史上一颗闪耀的明珠。千百年来,人们制瓷、用瓷和卖瓷,以及瓷镇的小巧、纯净和火热,皆可以在雪落中找到印证。岁月悠悠,飞雪在,故乡就在,那个冰清玉洁的瓷镇,其实一直都在。

衣好友围坐一起,面若春风轻拂,心情恬淡悠然。我倾心的一种方式,是在夜晚雨天,老城区一栋老屋中,数人相聚小饮。外面飘着雨,其间枯叶飘落,桌上几道小菜:茨菇炒大蒜、青菜狮子头、芋头烧肉……窗外,是老城区的萧散景致。景与情交融。

记得有一次,友人邀我到老巷小馆一聚。一走进其中,恍若回到明清古代,行走在石板小径上,仿佛随时能与古人相遇。尤其是那些烟火气在青砖黛瓦的空间,顺着屋檐、围墙、门扉,贯流、飘逸,盘桓不散。老巷里,与谁同坐?明月清风,我和好友。一人古调就雅,有意境氛围,衣袖间陡添仙气。那晚,友人喝多了,临散时,意犹未尽,扶着老宅门旁光滑的石鼓对我说:这地方古色古香,雅与俗一体,老格调让人怀念。下次,等一个下雪天,我们还在此雅集。

